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吳越王錢俶  
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

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偏疆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俶受宋命攻江南沈虎子諫不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酌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

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俶與帝子入朝留兩月遣還

俶入朝崔仁冀勸其納土  
道不得還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  
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  
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  
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  
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  
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  
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  
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  
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

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  
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  
尋令兩浙發俶總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  
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  
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  
三月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

俶遇燕暴卒

留從效卒陳  
洪進廢其子

紹鑑而立張漢思後知其欲殺已復遷之而自立

召與燕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卽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卽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

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

洪進來朝獻漳泉

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爲。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鷂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畫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

荆罕儒攻北漢汾州戰死

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北漢段常諫  
獨釣立郭氏  
為妃後遭譖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  
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  
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  
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  
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  
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  
憐之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契丹進却北漢  
契丹兵

契丹救之不及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  
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  
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  
嘗有軍拔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  
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  
膽氣今冀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  
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至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  
職帝從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  
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顥

釣以國事委  
郭無為

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子繼勳屢敗北漢兵

從子繼文契丹被拘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

鈞殂養子繼恩立



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旣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

中聞鈞卒遣繼勳伐北漢

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搯其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

侯霸榮弑繼恩無爲殺之張昭敏議迎立繼文不從遂立繼元

無為勸鈞納  
不從

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叅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捷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

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卽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

繼元遣范超  
弒孝和郭后  
世祖諸子皆  
幽死

潛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魏仁溥諫親征太原不聽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

無為勸繼元降宋不從

契丹兵救北韓重贊何繼筠擊敗之

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

降。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引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

李光贊請帝  
出師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闔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

繼元殺無爲

趙高勲請契丹主遣還北使

繼顥獻首  
于繼元遂  
中書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顥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

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元殺弟繼  
又殺張崇  
等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

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帝令党進等五道攻太原

趙普議勿先下太原故帝三城下輒退師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

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不可曹彬力贊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

郭進大敗契丹敵烈等皆死

進遭田欽祚  
凌侮遂縊死

潘美等屢敗  
漢兵

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  
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  
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  
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  
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  
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  
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  
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  
遣尹勳往城遂陷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

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  
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  
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  
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  
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  
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  
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  
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  
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

繼元出降

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

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縉○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讐子鈞繼體倔强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救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俎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匆匆遇弒。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于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蔽。太宗獨斷。整旅剪除。牽于契丹。勝負特見。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契丹主賢請通好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

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

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

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閣門使郝崇信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契丹主賢請通好

新詳不詳

義太即辛卯

宋史紀事本末

契丹遣使會葬太祖辛仲甫報謝不辱命

伐北漢和好中

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

崔翰贊帝取幽薊

契丹劉宇等多以城降

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眾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詰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耶律沙戰敗  
於高粱河適  
休哥斜軫兵  
至帝遂大敗

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乙巳帝至自范陽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

劉廷翰等大  
破契丹韓匡  
嗣遁走

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

楊業大敗契丹兵殺蕭咄李時號楊無敵

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李昉止帝伐幽州

張齊賢諫取幽薊

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

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人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

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旣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

休哥戰勝善讓

帝約渤海高麗代契丹皆不尼

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

契丹主賢卒  
遺詔立隆緒

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

帝聽賀令圖  
言遣曹彬等  
代契丹

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

詩敗契丹

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



田重進再破契丹

請班師

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

彬等乘勝速進。違帝持重。緩行之論。遂敗於岐溝關。

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

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

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鬪。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

潘美敗於飛  
王侁等逼  
業進戰又  
陳家谷口  
約業遂被  
不屬死麾  
下百餘人皆  
之

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

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

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旣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

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旣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旻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

重進以不敗  
進職

張齊賢請行  
代州

廷讓等與  
哥戰於君  
館一軍盡  
以賀令圖被

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

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

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

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銍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

李維清李昉  
等諫罷八丁  
取一丁

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  
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  
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  
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  
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

郭守文破契  
丹

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  
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

何獻禦  
六十策

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  
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  
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  
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  
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  
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  
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  
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  
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

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  
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  
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  
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  
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  
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  
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  
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

張洎請於沿  
邊建三大鎮

宋琪等  
請修

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纜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  
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  
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納  
之。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  
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  
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



巡簡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

尹繼倫大敗契丹兵於徐河

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折御卿擊敗韓德威等於子河汭

何承矩戰却契丹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

御卿卒於師

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  
報子河漢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  
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  
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卽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  
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

敗于高粱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  
城楊業斬將鴈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  
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  
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  
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  
必克曹彬捷于涿州潘美捷于環朔田重進捷  
于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帥違節制  
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  
迄冬王師三劔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

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  
然山前後十六州又倫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  
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  
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遠不衛  
霍若而軍旣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  
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受意者其天耶建隆以  
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爲近侍  
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  
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  
何日哉

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安枕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明 北海馮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  
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  
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李繼筠遣將  
略太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

李繼捧入朝  
獻地

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

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簡使

李繼捧叛走  
地斤澤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內

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

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等襲破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簡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

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

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疆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

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

今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

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

繼遷與繼冲  
誘殺曹光實

遂據銀州

田仁朗謀擒  
繼遷為王侁  
等所讒而下

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淡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

縱酒樗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羗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

郭守文等擊降諸蕃

繼遷降于契丹妻義成公主

擇鎮夏姓名趙  
遣請降賜姓名趙保吉

繼遷復叛

與仇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册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

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

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

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詔李繼隆討  
繼遷

繼遷襲繼捧  
繼捧出走  
繼隆執之送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

呂蒙正讚墮  
夏州城

眾，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綬。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



繼遷不受節  
度之命

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命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

帝令繼隆等  
五路討繼遷

呂端請勿斬  
繼遷母

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

王德用年十七戰却契丹

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

李至張齊賢  
議棄靈州

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旣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

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博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虜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

李沆請部分  
靈武軍民歸  
帝不從城遂  
陷

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羅支射死

封李德  
為西平王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

請擒德  
不報

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德明奉表歸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馱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德明求粟百萬王且請詔令京師來取乃慚而止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且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

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

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

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

崖比唱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兜項部戎

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

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

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十一  
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人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廼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卧榻鼯睡，太祖有明戒也。譏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

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

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

將吳處珩爭立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

交州丁璉入貢封交趾郡

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趾郡王。

丁璉及其父死，黎桓幽璉而領其眾，侯仁寶請討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寔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

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

黎桓誘殺仁寶



黎桓上丁璿讓表

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

桓求領節鎮之丁氏遂滅

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但死子龍反兄自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眾心離叛

策等請討帝不許賜至忠

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李公蘊弒至忠而自立帝仍封之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

李乾德三道  
入寇沈起劉  
彝皆貶

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  
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  
為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  
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  
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  
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  
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  
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  
彝名

巴州城陷蘇  
緘死之城中  
一從賊者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  
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  
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  
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  
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郭  
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  
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  
天章閣待制趙高為招討使將兵討之高言逵老於  
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冬十月郭逵

郭達趙高敗  
交人殺李洪  
真乾德納款

敗交人兵于富良江。初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豐之罪，安置隨秀州。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

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豐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筭，遂使開國天威喪於玷，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

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變化越俗  
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旣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  
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  
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  
熙寧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  
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趾與王韶洮河之役一  
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  
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  
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  
汭娛賓探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繇來已  
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蜀盜之平

王小波作亂  
殺齊元振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  
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  
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  
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

小波殺張玘  
尋亦創死其  
黨推李順爲  
帥

李順據成都  
趙昌言請急  
討

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劔門上官正爲劔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

上官正以孤  
軍破賊

張雍悉力禦  
順

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乃潰去。巴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劔等州。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

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辛丑，以張詠

宰相欲除王  
繼恩宣徽使  
帝深責之

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投曰：爾曹蒙國

張詠知益州  
欲化賊爲民

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

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叅知政事。趙

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



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上官正等大敗張餘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被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功，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以蜀寇漸平詔罪已

官復張餘

明致被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功，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禦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

趙延順等八人爲亂殺符昭壽欲奉劉紹榮不從卽擁王均爲主

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卽擁之

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劔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

楊懷忠敗賊

三均誘殺官

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

曾有終等復益州均繼死

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技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乘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

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已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僞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

張詠知益州

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克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

王禹偁言江淮諸州三大

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殼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

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提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于淳化。王均亂于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

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  
衛○卒○戍○益○州○縱○下○標○暴○軍○士○嘯○呼○脇○爲○戎○首○其  
唐○龐○勛○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  
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情○雖  
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于○亂○卒○人○心○不○固○鋤  
而○去○之○易○于○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  
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莅○蜀○先○作  
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于○此○太○宗○好○生  
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  
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  
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  
多○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

太宗欲用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

擢邢昺九經及第

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

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為令

立崇文院



定差役法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人之規應群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

錫上言軍  
要機朝廷  
九體

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

置京朝官差遣院

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脩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賊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言  
可  
應  
詔  
直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旣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

帝聞李昉誦  
白居易七德  
舞詞自媿不  
如唐宗

初籍田

直書籍于

而疑之若衆人也。帝聽其論，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

張泌建議置  
左右史

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虞部郎中張泌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

起居注進御  
自梁周翰始

趙普請誅侯  
莫陳利用

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  
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  
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  
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  
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  
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近日内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  
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  
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  
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  
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  
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

言旱蝗

刑

乎

帝嘉準直止  
為魏徵

王禹偁請禁  
宰相樞密見  
合謝泌駁之  
帝即追還前

淮皆侮法受賂。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翁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  
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  
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  
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  
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  
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  
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  
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  
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  
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  
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畧無解衣之暇。幸今世  
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  
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  
上章付史館。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  
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  
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

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帝從梁鼎言  
置審官院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繇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卽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寢成苟且

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堯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

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尚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群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徃徃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營田之議

太宗拱端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

何承矩請北  
邊屯田



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  
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  
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卽播爲稻田。其緣  
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  
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  
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  
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  
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  
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

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  
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  
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  
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  
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  
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  
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  
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  
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塲

黃懋奏引水  
溉田之法

陳堯叟等請  
大開屯田

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

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曼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圓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

勸民  
南選  
之

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間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孽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

慶吊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塉瘠復

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

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其議請如靖奏  
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  
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  
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  
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仿井田  
審經術准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

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  
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  
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  
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  
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濶鼎建勢易安世因  
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  
無擾露田必均丘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  
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  
與爭者也采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  
農之條稻梁桑柘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  
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  
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  
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  
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  
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  
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  
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于聽言之不斷熙  
寧元豐之際又失于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  
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  
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  
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  
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楚王元佐以  
哀救廷美發  
狂被廢

馮拯等請立太子斥之嶺南

佐以新瘡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  
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  
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  
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  
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  
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準請決定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  
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  
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  
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  
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  
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  
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



詔太子以師  
傅禮事李至  
李沆

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  
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  
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  
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  
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  
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  
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  
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

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  
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論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

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

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

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

王繼恩  
謀立元佐  
賴呂端而後  
定

貶繼恩等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初帝欲以端  
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  
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  
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  
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

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  
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  
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  
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  
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  
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  
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于閣中覲真王  
于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  
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

就○臣○列○歷○事○真○仁○儻○然○不○怨○名○為○清○狂○終○獲○壽○  
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  
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咸平諸臣言時務

王禹偁疏言  
五事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  
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  
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  
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

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

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

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

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始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

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

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韉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

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冬十月，知代州

柳開上言立

柳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覓

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



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  
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  
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  
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  
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  
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  
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

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  
斷。合行卽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  
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閣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  
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  
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  
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

孫何請以三部使額還之六卿

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勅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

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泰肩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卽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卽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旣非

請預防

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群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比皆得於儒學不在

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

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卽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群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爲之憮然。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

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  
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  
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  
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  
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賢君尚終。允廩廩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咸景  
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  
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

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  
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  
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  
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倭大卽彰。  
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  
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訛天變。  
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寧反禍哉。唐憲宗勵  
精元和。擒劉闢於劔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  
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

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  
晚○節○稍○墮○遽○罹○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  
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  
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  
致○也○真○宗○治○臻○于○虜○寇○而○志○惰○于○和○盟○鮮○終○之○  
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  
然○政○間○李○沆○爲○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  
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